

39666
=5



图
整
正
库

選詩卷第五

晉詩三

三十七

上虞劉履

履

補註

陶潛字淵明後以字為名更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太尉長沙公侃之曾孫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隆安中為鎮軍參軍義熙元年遷建威參軍未幾求為彭澤令在縣八十餘日因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乃曰吾豈能為五斗米

陶詩鍾嶸以為古今隱逸之宗昭明以為跌宕之宗柳揚真朗藉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何仲默乃謂詩溺于陶靈運力振之而古詩之法亡於謝朓之一字於義何居



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賦歸去來暨入
宋終身不仕顏延年誄之謚曰靖節徵士世
因號靖節先生

停雲 四言 四章 并序

停雲思親友也樽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
歎息彌襟

霽霽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
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比也霽霽盛貌停者凝而不散之意八表猶言
八方伊惟也寄止託也撫慰搔抓也○此蓋元

熙禪革之後而靖節之親友或有歷仕于宋者
故特思而賦詩且以寓規諷之意焉此章言停
雲時雨以喻宋武陰凝之盛而激澤及物表昏
路阻以喻天下皆屬於宋而晉臣無可仕之道
矣我則靜止東軒飲酒自慰何乃良朋遠去使
人搔首佇望而不歸耶

停雲霽霽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紅叶反有
酒有酒間飲東牕叶音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比也高平曰陸○此承上章反覆言之平陸成
江亦以寓陵谷變遷之意舟車靡從即路阻之

意也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如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曰。月于征安得。但席說彼平生。

比也。東園喻宋都。據其在潯陽之東而言。用猶為也。○此言應事新朝之人。亦猶東園再榮之樹。競為新好姿容。以招誘余情。使之出仕。然余又聞日月于征之言。亦知時不可失。但平生素抱。有非若人所能知者。惜乎不得。但席與之剖說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歛翮開止。好聲相和。豈無他

人。念子甚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興也。言庭柯之鳥。翔集從容。和鳴而相親。以興任塗之人。當擇所處。不可遺棄親友。而不顧返也。且他人之苟祿者。亦豈無之。惟我與子。素相親厚。故於此寔深念之耳。始也搔首而懷望。中則欲與。但席而開陳。至此乃決然。知其不復來歸。則是願言不獲。而中心為之抱恨。此可見靖節之於親友情之至義之盡也。

榮木 四言 四章 并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

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歟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顛顛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賦也采采榮鮮貌喪凋落也顛顛形容衰瘠之貌孔甚也而語詞○此靖節自勵之詩言榮木結根有托尚朝華而夕衰人生本無根蒂如寄世耳幾何而不至於顛顛乎言念及此則中心為之悵然矣

采采榮木于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此反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賦也物易斷者謂之脆道者日用當行之理所謂中庸是也善者為德之實所當擇而行者也

○此承上章言木之榮謝則係乎時人之貞脆寔由於已能養之以福則貞固可久不能保養以取禍則脆而易折且禍福無門莫不自已求之者惟依乎道則心常中正敦乎善則德益加厚此乃所以自求福也舍是復何為哉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

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怛焉內疚賦也固執滯也業即上章依道敦善之事志記

也富猶甚也○此章謙言才質不美年既往而業不增惟當志彼不舍晝夜之語而自強不息今乃安此自怠而日甚焉則我之懷矣安得不驚惕而病于心乎或曰志當作忘

先師遺訓予豈云之一作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胎我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賦而比也先師孔子也脂以脂膏塗其車軸使滑澤也○此承上章內疚之言因不墜先聖遺訓而勵志奮力求必至焉而後已故以脂車策馬不憚千里為喻識者以靖節為造道豈非力

行不已之功歟

九日閒居并序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

名露凄暄風息氣澈直列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

鴈有餘數酒能祛百慮菊為製制頽齡如何蓬廬

士空視時運傾塵爵耻虛壘寒華徒自榮飲襟獨

閒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賦而比也依辰至謂日與月之數皆九也澈澄

寒華白
送移翮

祛却制御也頽齡衰年也本草謂菊能輕身延年傾去之急也時運傾李公煥謂指易代之事爵壘皆酒器謠歌緬遠也○此靖節因時詠懷以自遣之詩首謂人之生年雖短而意慮常多惟樂久存於世是以愛此重九之名者通人情而言之也次言天象改觀時物存替者以喻世代之變革晉亡而宋日盛也且欲為今日之樂惟當酌酒以消憂食菊以引年如何使我空視時運之傾而有塵爵虛壘之恥其意蓋謂爵資於壘壘虛則爵生塵以喻士資養於朝廷今晉

既傾覆則士遭困窮能不為之恥乎寒華徒榮亦以自况其固守之意夫時既若此我則斂襟閑謠緬焉深想而於棲遲自娛獨善其身是豈無成也哉此可見其不為貧窶動心而能自樂者矣

歸田園居 三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榭反誤落塵網中一去

三十年三當作踰或在十字之下○按靖節年譜

正合飲酒詩投耒去學仕是時向五年之句以羈此推之至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誤矣

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天叶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襪，虛實有餘閒。野何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賦也。遠者往入於彼而能諧之，謂韻亦音諧之名。塵網喻仕塗，曖曖遠見不明之貌。樊，吳村老韻補云：繫不行也。一云：藩也。○此詩蓋靖節彭澤退歸後所作。故於首篇言誤落塵網已踰十年，常如鳥戀舊林，魚思故澗，今乃歸位田野，而其景趣幽遠，間靜如此，正猶久在樊籠而復得

返自然也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志一作道日已廣。常恐雲霞至，零落同草莽。

賦而比也。輪車輪鞅，馬鞅也。墟曲，墟里中曲處也。莽，草深貌。○此篇言野外事簡人靜絕塵慮，唯與隣曲往來共談桑麻之長而已。然其之生理有成而志願已遂，但恐天時變革，霜露凋傷而零落同於草莽耳。蓋是時朝廷將有變

危之禍故有是喻。然則靖節雖處田野而不忘憂國於此可見矣。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侵理荒穠。帶月荷上鋤歸。道狹草未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賦也。靖節既退休田里。惟躬耕自資。保全名節。乃其至願也。故此詩言種豆南山。雖不免晨興夕歸之勤。草露沾衣之苦。亦不足惜。但使素心無違如此足矣。此與後篇西田穫稻詩意實相表裏。

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翮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隣曲時時來。抗言談在往。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賦也。南村眉山楊恪曰。柴桑之南村。江州志云。公本居山南之上。京後遇火。徙柴桑。素心恬靜。寡欲之謂。數晨夕言相見之頻也。抗不相下也。說具下篇。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平聲相喚。有酒斟酌具下篇。

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
無厭時此理將不勝音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
力耕吾不欺

賦也披衣謂起而相尋也不勝言樂此無窮盡
也○按本集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
還歸蓋自隆安庫子始佐鎮軍叅軍至義熙乙
巳還歸正及六載逮戊申歲六月遇火遂遷是
居此義熙四年也言移居南村本欲得隣曲素
心之人日相往來論文析理酌酒笑言樂之終
身而不舍去且素願易足不必充廣唯衣食所

當經紀者亦必力耕以自給焉此與世俗懷居
之士擇取便安務求完美者不可同年語矣

和劉柴桑

柴桑縣名今江州之德化縣也彭城劉
遺民嘗作柴桑令後遁跡匡廬與靖節
及周續之號潯陽三隱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去聲親舊故未忍言
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
見廢墟茅茨已就治聲新疇復應畬谷風轉淒薄
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

事歲月共相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賦也索居言獨居蕭索也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久矣西廬指上京之舊居治葺應當也田三歲曰畬谷風東風也婁薄猶言料峭寒意也劬疲勞也弱女趙山泉曰此特諧謔以喻酒之醜薄也栖栖猶皇皇翳如謂泯滅也○遺民隱居廬山日與靖節相往復即所謂素心人欣賞奇文者也此詩因和遺民而作故言久欲深隱山澤但為爾等親舊之故未忍離去乃今春月

將有事於西疇暫還舊居雖曰荒廢之餘然其茅茨既葺新畬當理亦有濁酒自足慰吾飢劬之情而於栖栖世中之事日相踈遠矣且耕織所獲但取稱吾用耳過此復何所須蓋人生既沒之後身與名且不得存况外物乎

和郭主簿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反補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吹我襟息交游間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

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賦也中夏夏中也一云中與仲同貯停積也息交謂暫止朋舊之往來也游者玩物適情之謂滋蕃也儲今言至今有餘積也過足謂不知止者華簪貴者所珥○此詩雖因和人而直寫已懷但據見在不為過求而目前所接莫非真樂是則世之榮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末言遙望白雲深懷古人之高跡其意遠矣

贈羊長史并序

左軍羊長史啣命秦川任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上賴古
書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
可踰九域甫已一作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
負病不獲俱路若經高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
角盧谷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駟
馬無貫世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乘運見
踈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賦也三季三代之末黃虞黃帝虞舜也中都猶
言中州關河張儀謂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
固是也九域九州之界限已一謂是時燕秦已

平合而為一也商山在商州上洛縣綺里四皓
名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今止稱二名
省文也四皓避秦共入商洛山作歌曰漠漠高
山深谷逶迤擘擘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
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
貧賤而肆志貫貸結繫也○義熙十三年太尉
劉裕伐秦破長安送秦主姚泓詣建康受誅時
左將軍朱齡石遣長史羊松齡往關中稱賀而
靖節作此詩贈之其意蓋謂平生慨念古昔達
觀世故素有慕於四皓之風節六今天下喪亂

將有易代之禍思欲與之同遊而不可得是以
因松齡使次商山使特為我誅之也然商山之
歌尚結于我之心而商山之人則已乘世運而
遠逝遂使我襟懷擁塞言雖盡而意不舒也

歲暮和張常侍

京朝悽舊人驪驥感悲泉明日非今日歲暮余何
言素顏歛兌潤白髮一已繁洲反闊哉秦穆談旅
力豈未慙向夕長風起寒雲浚西山拊反厲厲氣
遂巖紛紛飛鳥還反句緣民生鮮長在矧伊愁苦纏
屢闕清醑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顛顛由化

遷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賦而比也騷驥謂日駕悲泉日入處也淮南子曰日至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此蓋借以喻乘輿之駕馬也旅通往贅愆失也書秦誓穆公曰旅力既愆此言未愆未詳矧况也酤一宿酒也○按晉史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弒安帝于東堂而立恭帝靖節和此歲暮詩蓋亦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首言市朝耆舊之人莫不相為悲悽而其乘馬亦有悲泉懸車之感且謂明旦已非今日予復何言其意深矣中謂長

風夕起寒雲沒山猛氣巖而飛鳥還者以喻宋公陰謀弒逆之暴而能使人駭散也篇末又言窮通死生皆不足慮但撫我深懷而踐此末運能不愧然而增憤激焉東淵湯漢曰陶公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為狙擊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所謂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矣

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

鎮軍未詳何人曲阿晉縣名屬毗陵郡

靖節詩只是
就本色鍊得入
細句之真實絕
多粉飾有冲
然之味

今其地不屬鎮江府丹陽金壇等縣此
詩按本集篇次在隆安四年五月以前
所住然或先後不倫今既以四言居首
始依舊次不復更定之云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聲常
晏如時來苟冥文選是會宛轡集作憇通衢投策
命晨裝暫與園田踈渺渺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
行豈不遙登降一作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
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懼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
形跡拘聊且憑化選終返班生廬

賦也屢空數至匱乏也晏如謂不以貧乏累心
而安然也冥會不求自至之意宛曲順貌策簡
策也紆縈也化謂造化班生廬班固幽通賦云
終保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靖節以親老
家貧不得已而仕因經曲阿之遠故作是詩言
自少寄心於事為之外唯以琴書自娛不為貧
窶所累今時苟冥會且宜宛轡身衢輟為一出
夫何涉歷遠塗所見頓異不免歸思之紆而俯
仰之際愧魚鳥之不若也然我真想在襟豈為
形跡所間聊且順時而往終當歸隱焉爾

癸卯歲春懷古田舍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忘傑
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
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
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去近隣長吟掩
柴門聊為隴畝民

賦也轉猶愈也忘長勤者樂於耕作不覺其勤
也解顏歡笑也懷新猶言欣榮問津謂孔子蓋
以已比長沮桀溺也○古人處畎畝之中躬耕
樂道非若後世徒為豐積者比靖節自辛丑歲

七月於鎮軍幕赴假還後日以耕稼自樂及賦
此詩乃以懷古名題意有在矣其言聖人憂道
而不憂貧而我瞻望遠不易及者蓋猶有飢餒
之累不免務為農作而轉欲忘其長勤也然既
能忘其勤勞且耕且種即事歡欣如此其於憂
貧也復何有哉觀其日入而歸壺漿相勞之後
而又長吟以掩柴門則其氣象悠然有非言語
可得而形容者矣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西田即西廬之新疇也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叶反孰云非是，是都營而以求自安。叶反於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居叶反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反緣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叶反胡田家豈不苦，荆獲雖此難。叶反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叶反經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叶反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叶反圭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叶反賦也歸趣也，端事之首也，肆縱也，盥滌手濯濯足也。○此言蠶桑以為衣，耕稼以為食，固亦人道所當為者，誰謂都無所營而以求自安耶？故

下文歷叙春種秋穫由家艱苦之事，且又言四體雖疲，庶無它禍相及，而於作勞之暇，盥濯休息，斗酒歡飲，此與沮溺之心，千載相關，非常人所能識者，故但長願如此，則勤苦非所鄙矣。

飲酒十首 并序

余間居寡歡，兼比叶反至夜已長，偶得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詞，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聲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

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反胡買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賦也邵平事已見阮籍詩解通曉也會謂下理
渾合之處逝往也○靖節退歸之後世變日甚
故每每得酒飲必盡醉賦詩以自娛此昌黎韓
氏所謂有託而逃焉者也首篇言人之衰榮相
仍與寒暑更相代謝一理而已惟達生之人能
解其會順時而進退逝將不疑若世之貪榮利
者往往不悟而自致汙辱今我忽得與此杯酒
日夕歡持者庶幾免夫蓋自慶之詞也且邵平

不事二代甘分田野故託以自況其有微矣
積善云有報夷對在西山辨及善惡苟不應何事
空立言九千竹帶索飢寒况當年不賴固窮節百
世誰當傳

賦也積善有報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與書
伊訓之言畧同帶索謂裘弊而以繩索聯結也
列子曰榮啓期行年九十麻裘帶索鼓琴而歌
○言積善之報聖經所云若伯夷對齊餓于首
陽之下則是空言無應而天道有不可曉者矣
且榮啓期年至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前乎

此者其飢寒艱苦從可知焉。向使不能固守其節，豈得垂名於後世哉？此不惟靖節自明其志，亦足以為窮士之勸也。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願一作願

世間聞一作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

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賦也。情謂心之所欲，鼎鼎太舒緩貌。語出檀弓。

○此言大道久喪，情欲日滋。當世之人，不肯適

性保真，而徒戀惜世榮，殊不知一生之內，倏如

電之過目。今乃舒緩怠惰，不自速悟，持此以往。

欲何所成而垂名乎？蓋不特以之諷人，亦以自

警焉爾。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

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柳山氣日夕佳，飛

鳥相與還。反錄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賦也。君靖節自謂爾語詞偏僻靜也。○此篇乃

寫其休閒自得之趣，言心志超遠，不為塵物所

滯，則目曠耳清，雖居人境，自無喧雜矣。故於東

籬采菊之際，悠然見夫南山，初不經意而景與

意會。况山氣日夕清佳，而飛鳥亦相與還，各遂

真率去却後
鍊中所以耐咀
嚼此詩大是妙
境

心遠真意不顯
出四字更佳

卒尔兩語却
有多限趣味

其自然之性則我於此豈不陶然自樂也哉夫
鳥倦飛則知還人不得志則卷而懷之此意甚
真人莫之察然欲與之辨則又有非言說可得
而盡者意味含蓄最宜潛玩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鬱我違

集作遺誤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

歸鳥趨林嘯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賦也裛以衣去露掇采也忘憂物謂酒也遠祛

之使遠去也嘯傲舒嘯而寄傲得猶遂也○靖

節嘗言世與我而相違今既得名酒又必采佳

菊以汎觴者特以遠此違世之情耳且林鳥

知時而歸息今我嘯傲於東軒之下豈不為得

吾生哉蘇子瞻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

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奇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

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撫集作掛誤寒柯遠

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興也殄滅也撫摩也亦相慰之意夢幻字見釋

氏書○言見青松之在東園初為眾草所沒而

人不覺其奇及卓立於凝霜凋落之餘然後真

操可見因思已之仕晉不免汨於眾人之中及見彼皆屈節以附宋然後吾之特立獨行者乃為異耳故我每見此松則必為之興感或提壺往酌其下撫寒柯而盤桓或在遠望亦復舉酒而為對焉且謂吾生如夢幻耳何故乃受人之羈繫耶此蓋追思既往之非以慶今日安節保身之樂也

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叶祛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叶胡壺漿遠見候趨我與時乖叶公禮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

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叶強紆纒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叶劍

賦也倒顛倒也禮縷衣破弊貌同謂同乎流俗汨通作濕撓亂也楚辭漁父曰世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紆屈詎豈也迷謂昧於理○此詩本為飲酒而作然當時鄉曲之人適有相過候問勉其出仕者故因與共飲且述彼意之勤懇在我之可否以成此篇蓋其素志已定又安肯違已而徇人也哉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

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
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間居

賦也東海隅指曲阿以東而言蓋其地在宋為
南東海郡風波以喻世道之艱險傾身猶言盡
力也○此篇追言昔日為貧而仕當國步艱難
之時遠經險阻而所須不過一飽而已要之恐
非良計故不若息駕而歸隱殆亦知足知止之
言也

故人賞我趨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
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

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賦也班荆謂折荆布地而坐父老即所謂故人
也行行觴也○靖節雖嗜酒家貧不能常得忽
遇田父野老挈壺而至輒相與班坐林間飲酌
盡醉且言既醉之後不自知其有我又安知外
物之為貴是以悠悠然迷其出處任身所留其
酒中之有深味也如此詳此則靖節真所謂託
酒而逃焉者矣

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房六真汲汲魯中叟彌縫
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徵響漂

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氣
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
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
謬誤君當怒醉人

賦也復反也真者無偽之名汲汲急貌魯中叟
孔子也彌縫謂補滿其闕漏鳳鳥不至孔子自
歎之詞蓋不得位以行其政教則聖王之瑞不
見也洙泗魯二水名輟止微妙也輟微響猶劉
歆所謂夫子沒而微言絕也狂秦指始皇焚書
坑儒之時諸老翁謂漢伏生孔安國毛公諸儒

昌黎韓氏言羣儒區區修補者亦此意也六籍
易書詩禮樂春秋是也快稱意也頭上巾史言
其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以已體入
曰怒○此言上古之時淳朴無偽自世降而俗
漓少有能復其真者賴孔子出汲汲為之彌縫
雖不得位而禮樂暫為一新自洙泗輟響而典
籍壞於狂秦漢興諸儒區區修補於煨燼之餘
誠亦勤矣如何後世無有能親之者惟見終日
奔走以趨勢利安有以道思濟天下如孔子之
問津者焉則是道喪至此極矣又焉得不託於

酒而快飲耶。但恐醉人常多謬誤。見者怒之可也。西山真氏謂淵明之學。自經術中來。今觀此詩所述。蓋亦可見。况能剛制于酒。雖快飲至醉。猶自警飭。而出語有度如此。其賢於人遠矣哉。

擬古五首

凡靖節退仕後所作之詩。類多悼國傷時。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襍詩等目。名其題云。

榮榮窓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

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

不忠。一作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此也。君謂晉君心醉。即前詩迷所留之意。語出列子。傾人命。猶言傾倒肺肝也。○靖節見幾而作。由建威叅軍。即求為彭澤令。未幾賦歸。及晉宋易代之後。終身不仕。豈在朝諸親舊。或有諷勸之者。故作此詩。以寄意歟。言蘭與柳。本皆易衰之物。猶且榮茂如此。以喻晉室雖弱。尚可望其有為。故我初與君別之時。不自謂久違於外。但一出門。即為遠客。且逢嘉友。同心相親。遂迷

所留况至于今蘭枯柳衰所望者絕使我初心
既負而意向已決然矣然多謝諸子莫不以我
離隔既久而猶有所動念是何相知之不忠厚
耶若能意氣傾倒深體吾憂國之誠出處之義
則知離隔之念復何有哉語意含蓄讀者詳之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
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妍容顏刊反我欲觀其人晨
去越河關九叶反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
來意取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七到孤鸞
顧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賦也三旬九食十年一冠猶莊子言曾子居衛
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之意上絃下絃猶言
初曲終曲驚乍聞之貌別鶴孤鸞並琴曲名操
劉向別錄云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
操言不失其操也○此靖節安貧自樂之詩言
東方一士其貧苦若此而常有妍容顏者以其
能自養而憂患不足以累心也故我往造其居
見其所與偶者惟青松白雲而已且為我取琴
而彈別鶴孤鸞者蓋以此心幽獨人莫之知侶
有鸞鶴久離思見其侶之意是以我亦顧留就

住以至於老此皆假設之詞以寓已意云爾非

必真有此士也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

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

中華矧矧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比也佳人猶楚詞稱美人蓋託意於君也美之

言媚也達通曙旦也樂酒口酣○此詩殆作於

元熙之初乎日暮以比晉祚之垂沒天無雲而

風微和以喻恭帝暫遇開明溫煦之象清夜則

已非旦晝之景而達曙則又知其為樂無幾矣

春風句
顏延之

不屑摹擬
而自有跌宕
庶幾顏顏古
調

張掖若就

地名言與

字不叶

是時宋公肆行弑立以應昌明之後尚有二帝

之讖而恭帝雖得一時南面之樂不無感歎于

懷譬猶雲間之月行將掩蔽葉中之華不久零

落當如何哉其明年六月果見廢為零陵王又

明年被弑此靖節預為憫悼之意不其深歟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

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

是純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

吾行欲何求

賦也張掖晉涼州郡名即今甘州也幽州古燕

國易水燕太子丹送荆軻處在今易州易縣○
此晉已巳後憤世之詞。託言少時撫劍北遊飢
食首陽之薇渴飲易水之流者以寓夷齊耻食
周粟荆軻為燕報仇之意也。然此義在心今人
既無相知古人又難再得則吾此行尚欲何求
哉。湯漢曰說苑謂鍾子期死伯牙絕絃破琴知
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
可與語也。今靖節雖有伯牙之琴莊周之言而
無能聽之者因見二士之墳而有感焉。此其所
以罷遠遊也。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
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
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上

比也此亦靖節因晉已而歎已之失望也。其意
謂為學既久德業甫成而祿在其中夫何世代
遷革使我志意摧沮踪跡遠寄而失代耕之望
耶。悲我生不幸不得逢堯舜之世而遭此末運
今日復何悔哉且不敢直述故借種桑江邊為
喻其旨激矣。

雜詩二首

每一把後
如見其人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
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
夕永欲言無予和聲揮杯勸別影日月擲人去有
志不獲馳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比也蕩蕩廣遠貌和應答也擲拋也騁馳騫也
不能靜者亦展轉反側之意○此蓋靖節初聞
朝廷禪革之事而深懷憤恨之詞言白日淪沒
以喻恭帝之見廢月出而輝映廣遠以比宋武
稱受禪而有天下也且謂風冷氣變時改夕永
者則其慘愴之情可知矣當此之際羣臣莫不

奔趨而附麗之竟無可晤語者惟與孤影為偶
揮杯相勸以自遣耳賦時不我與雖欲撲亂反
正而志不獲申徒懷悲悽終曉不能安寢也靖
節退休既久而忠憤感發形於言詠蓋有不容
自己者爾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嘗替寒餒常糟
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糲作冬足天布廉
絺以應去聲陽止止改在正不切爾不能得哀哉亦可
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柰何且為去聲
陶一觴

賦也代耕任祿也孟子曰祿足以代其耕替廢也糟糠史記云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大亦廉也葛之細者曰絺廉者曰綌陽炎暑也宜便利也方猶計也○此蓋自悼其貧乏而且自遣也言祿任既非所望惟業於田桑躬親靡替猶不免凍餒之迫且所願易足不過糲糧一飽廉布以應寒暑而已於此尚不能得此其所以為可哀也夫人巧於希世盡皆獲宜而我拙於生事獨失所措此亦理之當然無可柰何惟以一觴陶寫性情而任其自然耳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翻未夕一作久溲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浩然無煙火
氣起二語未得
陡然醒快之極
詩歸曰陶公孤
雲獨無依妙矣
老杜又云孤雲
群游古人妙想
窮如此然獨字
字語若相翻而
寔相引

比也族類也故轍古人之跡也○此亦靖節更歷世變安貧守節而歎人之莫我知也言眾人各得其所而已獨窮困無賴恐沒世而無聞譬猶飛潛動植之物各有所託而孤雲獨飄飄無依行將滅於空中不復可見矣且所謂朝霞開

霧喻朝廷 新衆鳥羣飛比諸臣之趨附而
遲遲出林未夕來歸者則自况其審時出處與
衆異趣也我於此時固守不易甘分飢寒如此
苟無知音者存亦自已矣夫復何悲此真所謂
樂夫天命而不疑者歟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
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
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饑易水上四座
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

淡寒波生商聲更平聲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
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願飛蓋入秦庭凌厲越
萬里逶迤過干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忡營惜
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賦也燕丹燕王喜之太子嬴秦之姓也荆卿名
軻按史記燕丹初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喜丹
怨而亡歸使荆軻挾匕首往報仇素驥太子及
賓客送軻至易水上皆白衣冠故馬亦稱素也
筑樂書云似箏十三絃頸細而曲以竹鼓之如
擊琴然宋意淮南子言其從高漸離擊筑而歌

者商音羽奏謂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涕
泣又歌風蕭蕭易水寒之詞為羽聲怆慨士皆
瞑目髮上指冠圖窮謂獻以燕督亢地圖秦王
發圖圖窮而匕首見秦王驚環柱走避軻刺之
不中遂為其左右所殺怔營惶恐不安之貌踈
謂不精也○此靖節憤宋武弒奪之變思欲為
晉求得如荆軻者往報焉故為是詠觀其首尾
句意可見晦庵朱子曰人皆謂淵明詩平淡不
覺其豪放惟詠荆軻一篇始見本相非平淡人
所能道斯言信矣

讀山海經

就淺景寫得入
妙大約皆以倚
來得趣
筆下尚有安
排否以此應世
便是至人以此立
言便是至言

山海經凡十八篇劉歆校定多載海內
外絕域山川人物之異王充論衡及吳
越春秋皆以為禹治水無遠不至凡所
見聞伯益疏而記之後郭璞為註并圖
讚

深輟謂車馬輟
跡之深多也隔
隔絕謂無也

孟夏草木長
聳遶屋樹扶疎
衆鳥欣有託
吾亦愛
吾廬既耕亦已種
時還讀我書
窮巷隔深轍
頗迴
故人車歡言
然一作
酌春酒
摘我園中蔬
滋液兩從東
來好風與之俱
汎覽周王傳
流觀山海圖
俯一作
倪

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賦也疎通作疏扶疏枝葉盛貌廻迂汎廣也周王傳穆天子傳也按文獻通考晉太康二年汲郡民發古塚所得四方上下曰字往古來今曰宙○此詩凡十三首皆記二書所載事物之異而此發端一篇特以寫幽居自得之趣爾觀其衆鳥有託吾愛吾廬等語隱然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則其俯仰宇宙而為樂可知矣

桃源詩

桃源本東漢縣名屬武陵郡按武陵即

今湖北之常德府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寢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憇桑竹垂餘蔭菽一作黍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一作冠無新制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氣知風厲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竒踪隱五百一朝啟神界軒居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叶反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賦也天紀書胤征云併擾天紀即洪範所謂歲
月日星辰曆數是也黃綺見前飲酒篇寢益湮
沒也菽大豆也靡無也曖迷亂貌互者彼此相
聞也孺多穉之稱班白老人頭半白黑者詣造
于於也慧巧謀也五百自秦至晉之年數啟啓
畧境也囂喧蔽遊方士莊子所謂遊方之外者
吾契即桃源之人也○靖節因作桃花源記并
係此詩其記謂晉太元中武陵人緣溪捕魚忘
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盡水源得
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舟入行數千步豁然開朗

其中屋舍鷄犬種作衣著悉如外人自言先世
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不復出焉問今是何
世各延至家為設酒食留數日辭歸詣太守說
其事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詩之
意蓋謂塵外有此淳朴絕境神闕莫通今世道
漸亂有侶於秦思欲高舉相尋以就深隱云爾
○蘇子瞻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攷洞明所
記止言先世避秦來此則漁人所見侶是其子
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蜀青城山有老人村道極
險遠生不識鹽醢其人多壽至有五世孫者近

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也、

挽歌詩

集作擬挽歌詞、趙山泉曰、此作於將逝之時、梁昭明采此入選、止題曰挽歌詩、而編次本集者、乃以為擬作誤矣、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自不實力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嶢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一作還其家千年不復朝、賢達將無一作柰、一作何向來相送人、各自一作已、一作還其家、一作何反

只是後語、但自自挽為奇耳、說得自、在、不、落、哀、境、是、達、死、生、語、如此方合自挽歌

妙在淺處

親戚或餘悲、它人亦已歌、山阿死去何所道、山阿聲託體同

賦也、九月中按靖節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正與此合、嶢嶢高起貌、○祈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皆寓意、騁詞成於暇日、今攷次靖節詩文、乃絕筆於祭挽二篇、蓋並出於一時、屬續之際、其於晝夜死生之道了然如此、可謂達矣、要之自孔子曳杖之歌、曾子易簣之言、已後如靖節此詞亦不多見矣、

身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作

閑居二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數宿好。林園無世情。如
 如舍此去。遂至西荆。叩棧親新月船。臨流別友生。涼風起
 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濶。皜皜川上平。懷役不遑寐
 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
 不為好爵榮。卷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冥深遠也。西荆上州也。叩擊手也。棧鼓棧也。夜是月也。湛
 清也。昭皜皜明貌。商歌。寧戚商歌。以干桓公。依暮
 也。耦耕。農事也。衡茅。茅屋也。

選詩卷第五

